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三十回 章秋谷亂又麻雀 陸曉香暗印靈犀

且說章秋谷發錯了一張中風，哈哈大笑。對面那人先前見秋谷看得詫異，已覺得有些好笑，及至見他翻出牌來，自家本有一對中風，不知怎的會誤打了一張出去，忍不住「撲嗤」一聲笑得扭過臉去，彎著腰，扶了修甫的椅背立不起來。秋谷見如此情形，更加狂笑。好容易大家收住笑聲，方才算帳，秋谷自己的莊，要輸一底多些碼子，秋谷照數付訖。修甫方問他道：「你倒底為著何事這樣的失神落智，連碰和都會錯誤起來？」

秋谷指著對面道：「我看見了他甚是面熟，好像我從前在天津做過的陸曉香。」龍蟾珠不等秋谷說完，急又口道：「俚耐就是陸曉香呀，到仔上海勿多兩日勒。」那陸曉香連忙走過來，仔細把秋谷認了一認，方才認得，忙笑著道：「阿呀！真格是二少，倪隔仔兩年，實頭勿認得哉。」

原來這陸曉香前兩年在上海生意不好，所以到天津去看看情形。誰知剛到天津，便是哄然一聲，名聲大震，各處的堂子老闆，大家拿著重金去囉致他。陸曉香就搭了東閣樂的班子，年紀又輕，品貌又好，更兼唱的梆子、京腔、崑曲、小調，無一不好，又彈得一手的好琵琶，應酬更不必說。天天的冠蓋如雲，甚是熱鬧，比在天津的光景大不相同。陸曉香高興非常。

那時，正值章秋谷進京路過，天津的同鄉便同他去打茶圍。秋谷一見曉香，甚是賞識，曉香也見章秋谷相貌堂堂，傾心結納，正彼此有些意思。秋谷因家中有事打電報來催他回去，匆匆歸棹，不免悵然。

後來，拳匪鬧事，聯軍破了天津，陸曉香逃到德州住了兩月，因德州做不出生意，便折回天津，由天津進京，想要做些生意。那知兵亂之後景象蕭條，那裡支持得住？那時李文忠公已經同外國講和，把天津地方退還中國，那侯家後的窯子，依舊的笙歌徹夜，燈火連云。這陸曉香只得重到天津，搭在寶華班內。那知他花運已退，生意大不如前，竟一節不如一節起來。沒奈何離了天津，回到上海，要想做個住家，擺只碰和檯子。他與龍蟾珠是舊時姊妹，所以到了上海，住在蟾珠院中，暫時幫他應酬照應。不想無意之中遇著了章秋谷，兩年不見的舊交，重新相遇，自然歡喜，連忙極力的應酬。

秋谷一面碰和，一面絮絮的問他別後的光景，曉香一一的告訴他，二人就談個不住。那知秋谷一面同曉香說話，分了神思，早不覺又打錯了幾張牌。曉香在旁看得明白，恐怕他要輸錢，叫秋谷不要和他說話，一心一意的碰和。秋谷那裡肯聽？

還是口中雜七雜八的尋著說話問他，一個不留心，發了一張東風出去，又被下家王小屏和了一副一百二和的筒子一色。恰恰的小屏又是莊家，秋谷差不多又要輸他半底碼子，急得陸曉香和他嚷道：「叫耐勿要說話，耐偏生勿旨，瞎碰一出，輸得一塌糊塗，倪來替耐碰仔兩副罷。」修甫也說秋谷心神亂了，不妨等曉香替你代碰兩圈。秋谷不肯，笑道：「你們就把我看得這般無用，輸了兩副就要請起替身來？」

通共碰了不到四圈，就見得出什麼輸贏麼？」大家聽了，不好再說，於是重複擲牌。

秋谷果然不替曉香說話，用心用意的碰起來。曉香坐在秋谷背後靜靜的看他。

這一副卻是秋谷和了一副，止有三和二和。接著陳海秋的莊，秋谷又和了一副五和六和的萬子渾一色。

輪到秋谷做莊，起出牌來。曉香看秋谷的牌時，只見一對東風，一對西風，一張南風，一張北風，還有三張萬子，三張索子，兩張筒子。秋谷把頭搖了一搖，皺著眉頭略略想了一想，不打南風，反打了一張索子出去。曉香見了，連忙把秋谷一拉道：「耐打錯仔一隻牌哉。」秋谷不語，只叫他不要多言。接著王小屏打了一張東風，秋谷連忙一碰，便又發了一張筒子，下家不要。辛修甫便發了一張南風，接著王小屏又摸出一張北風，隨手打出。秋谷見南風北風已經見過，打算他打北風，便先打了北風出去，再去摸牌。不料剛剛湊巧，摸起的牌恰恰是張北風，秋谷連忙把前發的北風縮了進來，打去一張筒子。辛修甫發出一張西風，秋谷又是一碰，再發一張索子。陳海秋見了，忙招呼小屏同修甫道：「莊家東風西風一齊碰出，剛才又縮進一張北風，一定是手中做著四喜，我們須要小心。」秋谷微笑不語。

過了一轉，秋谷又摸起一隻南風，發出了一隻索子，已經等張，南北風對碰和倒。恰好王小屏摸起一張南風，放在手中，正要發時，被陳海秋攔住道：「南北風萬發不得，莊家一定是等這兩張。」小屏聽了，只得扣住南風，拆了一張搭索子。

輪到陳海秋摸牌時，剛正摸著一張北風，放在手中，向王小屏一揚道：「我又摸得一隻北風，大約莊家的牌被我們扣住的了。」秋谷看台上時，南北風已經有了兩張，自家現有兩對，他們兩人每人扣了一張，死也不肯發出，這牌斷斷和不出來。看那牌時，已差不多將要到底，止有二餘張，秋谷猛然想出一個主意，要出奇制勝的冒險一回，正摸了一張九索，這九索是台上極熟的牌張。秋谷故意把九索翻了轉來，明叫眾人看見，卻拆了北風對子，打出一張北風。曉香見了，急得連聲咳嗽，拉著秋谷的衣裳，想叫他縮回重打。秋谷只作不知，憑你怎樣，他只如無其事的樣兒。

氣得個陸曉香走了開去，對龍蟾珠道：「我看二少今朝格碰和，實頭有點昏哉，從來韻看見歇格號打法。」

秋谷聽見陸曉香的話只微微而笑。王小屏見秋谷打了一張北風，料想不是四喜，又明明看見他上了一個九索，便放心大膽的不怕他，把先前扣住的一張南風發了出去。秋谷急忙一碰，卻故意裝作懊悔道：「早曉得還有南風出來，剛剛不該把北風發掉。」王小屏道：「你通是說的癡話，你不把北風發掉，我肯放南風給你麼？」

秋谷又故作躊躇了一會，方才發了一張九索。

大家那裡留心？只有陸曉香聽秋谷碰了南風，發去九索，方覺恍然大悟，他用的是那欲擒故縱的法兒，暗暗甚是佩服秋谷的心機圓活。陳海秋坐在秋谷的上家，見秋谷才打北風，料他不要，便也打了一張北風，道：「你剛剛不要北風，我且頂你一隻北風何如？」撲的把牌打出。秋谷大笑一聲，將牌攤出道：「你現頂北風，我就現領你的盛情。」三家見秋這副牌和得詫異，一個個目定口呆，只把一個陸曉香喜得心花怒開，滿心奇癢，張開了一張櫻桃小口，笑得「吱吱格格」的再合不攏來。大家看了秋谷的牌，方才明白他拆掉北風對子，是要騙出王小屏的南風，卻又明知陳海秋手中還扣著一張北風，所以翻轉身來，重弔北風和倒。算一算，四喜要加三倍，不消說已經倒勒。秋谷這一副牌，就贏了三底半籌碼，除了前輸一底半之外，恰好還贏著兩底。大家便重新洗起牌來。

正碰之際，忽見貢春樹同著呂仰正一前一後，匆匆的走進來。大家招呼過了，修甫問他為什麼到此刻才來。春樹道：「我在路上遇見仰正，同去打了兩處茶圍，所以遲了。」秋谷便告訴他剛才和了一副四喜的緣故，春樹也說秋谷這副牌和得十分巧妙，便也坐下看牌。

直到八圈碰完，已有四點鐘的光景，各人都覺得腹中有些雷響起來，修甫便一疊聲叫：「快擺檯面。」娘姨們早擺上四碟點心。秋谷等隨意點饑，相將坐下，算起和帳來，秋谷恰恰的贏了一百五塊錢，海秋、小屏各輸一半，修甫沒有輸贏。

當下王小屏同陳海秋取出一疊鈔票，點了數目，雙手交與秋谷。秋谷不肯就接道：「這幾個錢兒什麼要緊，難道還一定要現錢交易麼？」仍舊要送還他們，叫他們不妨以後碰和再算。二人那裡肯依，道：「我們玩耍原為大家消遣，並不是一定要鬥輸贏，況且通共這點兒洋錢，你若一定不收，倒不是豪士的舉動了。」秋谷只得收下。

這一席酒，辛修甫做了主人，慇懃相勸，無不盡歡。龍蟾珠的應酬本來不錯，又添了一個陸曉香幫著招呼，客人更是高興。陸曉香應酬了一會檯面，便來坐在秋谷背後，咬著耳朵，遮著面龐，密密切切的不知說些什麼，直至陳文仙出局到來，方走了開去，又朝著秋谷橫波微笑道：「耐緯仔倪格爛污，是倪勿成功格囉。」秋谷只點點頭，並不開口。貢春樹見了，一把攙著曉香的手，要問他什麼事情，卻被陸曉香把手灑脫，跑了開去。春樹一個沒趣，面上竟紅起來，卻被秋谷看見，狂笑道：「你今天剪邊，明天剪

邊，今夜遇著了他，可碰在頂子上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不覺都笑起來。春樹發急道：「你見我剪過誰的邊？這般胡說，定要罰你一杯。」就取過一隻大杯，斟了滿滿的一杯送到秋谷面前。秋谷也不推辭，卻自家不飲，回過頭來見陸晚香遠遠的立著，正在著衣鏡內端詳自己的形容，又側過頭去整理鬢髮，便向他招招手兒，叫他走來。陸晚香見秋谷向他招於，微微含笑，卻扭過身去，像個不肯來的樣兒。秋谷見他不動，又連連招手。晚香方才忍著笑，越趨越趨，欲前不前的走了兩步，又回身坐在榻上。背著臉笑個不住。秋谷見他嬌癡可掬，又連叫了兩聲，晚香才立起來，慢慢的輕移蓮步，慢款纖腰，裊裊婷婷，一步一步的走到秋谷身畔，好似蜻蜓點水，荷葉隨風，輕回掌上之身，低蹴鞋尖之鳳，更不數漢家飛燕，洛浦凌波，把合席的人都看得呆了，不由齊聲喝起采來。陸晚香聽得眾人喝采，略略有些羞愧的意思，兩頰微醉，秋波凝睇，一手弄著衣角，一手摸著雲鬢，倚在秋谷椅背之上，問道：「哈格事體叫倪？」秋谷一手攜著他一纖腕，一手端著那杯罰酒，道：「這一杯酒是你的作成，你代了我罷！」說著，把酒杯直送到他口邊，陸晚香待要吃時，見眾人的眼光多注在他一人身上，看得晚香面上越紅起來，桃腮薄暈，杏臉含暝，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，道：「勿要實梗囉，等倪自家慢慢裡吃末哉。」秋谷見他被眾人看得急了，恐怕他當真起來，便放了他的手。晚香接過酒杯一飲而盡，洋洋的走到那邊去了。

秋谷自同主人說話，又和眾人搭了一通關，秋谷輸了□餘杯，陳文仙代了三杯，跟局娘姨代了三杯，秋谷自家連吃了七八杯，覺得頭上蒸蒸汗出。陳文仙取出絲巾，替他拭汗。

秋谷有了些酒意，興會勃然，自家提起精神，笑語勸酬。風生四座。陸晚香在傍偷看見章秋谷丰姿濯濯，骨格珊珊，目比春星，神同秋水；李泌九仙之骨，何郎□日之香；坐在席上，就如玉山在座，清朗照人。再看別人時，雖然也都氣度翩翩，卻那裡比得章秋谷？只有貢春樹丰儀出眾，同秋谷比起來似乎在伯仲之間。但是貢春樹神情斌媚，就像個大家閨秀一般，靦靦覷覷的全沒有一點昂藏體態。兩下比較起來，畢竟還是章秋谷稜稜風骨，英氣逼人。陸晚香暗暗稱羨，覷首秋谷不覺看得出神。

秋谷一面雖在那裡敷衍著修甫等一班主客，卻只是望著陸晚香，把眼光不住的飄來。可煞作怪，章秋谷的眼光飄到晚香頭上，晚香便不知不覺的連忙去對著穿衣鏡整理雲鬢；章秋谷的眼光飄到晚香腳下，晚香便不因不由的連忙把三寸春纖擱在膝上，重加約束；徘徊弄影，跌宕生姿。那陸晚香的一笑一顰，競和那章秋谷的一顧一盼互相關合，差不多就和無線電機一般，不期而然的兩邊相應。這一種靈犀暗逗的深情，就是吳道子的畫工也萬萬描摹不出，叫作書的在下那裡演說得來？列公中有溫柔鄉裡的慣家，脂粉場中的老手，一定也曉得這種情形，須不是在下欺人之論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章秋谷與陸晚香眉來眼去，正在得意。眾人都沒有留意，只有貢春樹最是留心，看得甚是親切，看了一會，猛然對眾人笑道：「我一向不知，秋谷弔膀子的本事，竟是絕頂工夫。你們來看他們弔膀的樣兒，真是再要好看沒有。」

眾人聽了一齊好笑，陸晚香被春樹說得不好意思，面上一紅道：「哈格叫弔膀子，倪是勿懂格。唔篤末總是實梗瞎三話四，說出閒話來阿有啥格淘成？」正是：

西川公子，猶開東閣之樽；北地胭脂，重入南朝之選。

直教：

鞋鳳暗鉤南浦月，指尖親掠楚山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